

卷五十九

唐僖宗

下

昭宗

上

卷六十

唐昭宗

下

昭宣帝

上

歷代通鑑纂要

卷五十九

之六十

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九

起唐僖宗光啓元年
至昭宗乾寧三年

光啓元年車駕至京師



京師荆棘滿城。狐兔縱橫。上淒然不樂。時朝廷號令所及。惟河西。山南。劔南。嶺南。數十州而已。田令孜遣朱玫。李昌符。攻河中。李克用救之。進逼京城。帝奔鳳翔。

先是田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。收其利以贍軍。徙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為泰寧節度使。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。為令孜所擯。不肯之。兗州表數令孜罪。

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。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。重榮求救於李克用。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。選兵市馬。聚結諸胡。議攻汴州。報曰。待吾先滅全忠。還掃鼠輩。如秋葉耳。重榮曰。待公自關東還。吾為虜矣。不若先除君側之惡。退擒全忠。易矣。時玫。昌符。亦陰附於全忠。克用乃上言。玫。昌符與全忠相表裏。欲共滅臣。臣不得不自救。已集蕃漢兵十五萬。決以來年濟河北。計二鎮。不近京城。保無驚擾。還滅全忠。以雪讐恥。上遣使者諭釋。冠蓋相望。玫欲朝廷討克用。數遣人潛入京城。燒積聚。

殺近侍。聲云克用所為。於是京師震恐。令孜遣玫。昌符。將本軍。及神策等軍合三萬人。屯沙苑。以討重榮。重榮發兵拒之。告急於克用。克用引兵赴之。與重榮俱辟沙苑。表請誅令孜。及玫。昌符。詔和解之。克用不聽。合戰。玫。昌符大敗。克用進逼京城。令孜奉天子幸鳳翔。長安宮室復為亂兵焚掠。無子遺矣。

二年。田令孜劫帝如寶雞

李克用還軍河中。與王重榮同表請上還宮。因罪狀令孜。請誅之。令孜引兵入宮。劫上幸寶雞。從者

纔數百人。宰相朝臣皆不知。翰林承旨杜讓能獨追及之。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。太廟神主皆失之。上以緯為御史大夫。使還召百官。時令孜弄權。再致播遷。天下共忿疾之。朱玫。李昌符。亦恥為之用。且憚蒲晉之疆。更與之合。蕭遘召玫。亟迎車駕。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。孔緯詣宰相宣詔。蕭遘。裴澈以令孜在上側。辭疾不見。緯令臺吏趣百官赴行在。皆辭以無袍笏。緯召三院御史泣謂曰。布衣親舊有急。猶當赴之。豈有天子蒙塵。而臣子累召不往邪。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。緯拂

衣起曰。吾妻病垂死且不顧。諸君善自為謀。請從此辭。遂復走行在。

朱玫。李昌符追逼車駕。帝復走入大散關。至興元。

田令孜奉。上發寶雞。李昌符焚閣道。神策軍使王建掖上自烟焰中躍過。夜宿板下。玫攻散關不克。嗣襄王煬。肅宗之玄孫也。為玫所得。與之俱還鳳翔。上由它道進。僅達山南。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。請誅之。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。調其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。重榮表稱令孜未誅。不奉詔。詔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。遙領壁州刺

史。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。

以孔緯杜讓能同平章事。

朱玫奉襄王煚權監軍國事。還京師。以鄭昌圖同平章事。

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。終不可去。言於蕭遘曰。主上播遷六年。將士冒矢石。百姓供饋餉。戰死餓死。什減七八。僅能復京城。主上更以勤王之功。為敕使。謂田令孜也。之榮。委以大權。使墮綱紀。騷擾藩鎮。召亂生禍。玫昨奉尊命。來迎大駕。不蒙信察。反類脅君。吾輩報國之心極矣。戰賊之力殫矣。安能

垂頭弭耳。受制於閹寺之手哉。李氏子孫尚多。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。遘曰。主上無大過惡。正以令孜專權肘腋。致坐不安席。近日初無行意。令孜陳兵帳前。迫脅以行。足下盡心王室。正宜引兵還鎮。拜表迎鑾。廢立重事。遘不敢聞命。玫出宣言曰。我立李氏一王。敢異議者斬。遂逼鳳翔。百官奉襄王煚權監軍國事。承制封拜。帥百官奉煚還京師。使遘為冊文。遘不從。乃使兵部侍郎鄭昌圖為之。以昌圖同平章事。玫自加侍中。以裴澈判度支。高駢兼中書令。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。

田令孜自為西川監軍

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。乃薦楊復恭為中尉。自除西川監軍。往依陳敬瑄。復恭斥令孜之黨。出王建為利州刺史。

詔扈謁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。李克用共討朱玫。朱玫立襄王煚稱帝。改元。王行瑜還長安。斬朱玫。煚奔河中。王重榮殺之。傳首行在。

玫遣王行瑜寇興州。楊復恭傳檄關中曰。得玫首者。以靜難節度使賞之。行瑜戰數敗。與其下謀曰。今無功歸亦死。曷若與汝曹斬玫首。定京城。迎大

駕。取邠寧節鉞乎。衆從之。遂引兵歸長安。玫怒。責

之曰。汝欲反邪。行瑜曰。吾不反。欲誅反者耳。遂擒

斬之。并殺其黨數百人。諸軍大亂。裴澈。鄭昌圖奉

襄王奔河中。重榮詐為迎奉。執煚殺之。百官死者

殆半。函煚首送行在。刑部請御南門獻馘。百官畢

賀。太常博士殷盈孫曰。煚為賊臣所逼。正以不能

死節為罪耳。禮。公族罪在大辟。君為之素服不舉。

今煚已就誅。宜廢為庶人而葬其首。其獻馘稱賀

之禮。請俟朱玫首至而行。從之。

三年。以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。李茂貞領武定節

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。董昌為浙東觀察使。錢鏐為杭州刺史。

流田令攷於端州。

誅偽宰相蕭遘。鄭昌圖裴澈。

時朝士受煇官者甚衆。法司皆處以極法。杜讓能力爭之。免者什七八。

車駕至鳳翔。

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而據之。

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王建驍勇。屢召之。建懼不往。周庠說建曰。唐祚將終。藩鎮互相吞噬。皆

無雄材遠略。不能戡濟多難。立大功者。非公而誰。

然葭萌。

府今保寧地

四戰之地。難以久安。閬州地僻人

富。刺史楊茂實不脩職貢。若表其罪。興兵討之。可

一戰而擒也。建從之。召募溪洞酋豪。有衆八千。泐

嘉陵江而下。襲閬州。逐茂實。自稱防禦使。招納亡

命。軍勢益盛。部將張虔裕說建遣使奉表天子。仗

大義以行師。建從之。

淮南都將畢師鐸等發兵討呂用之。克揚州。用之亡走。師鐸執高駢而幽之。

高駢遣畢師鐸將兵屯高郵。備秦宗權。師鐸與呂

用之有隙。疑懼不自安。謀於腹心。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。淮寧軍使鄭漢章亦素切齒於用之。師鐸乃夜與百騎潛詣之。漢章大喜。發兵千餘人。從師鐸至高郵。與鎮遏使張神劒割臂瀝酒飲之。推師鐸為行營使。移書境內。言誅用之。及張守一。諸葛殷之意。神劒請留高郵。師鐸漢章前至廣陵。城中驚擾。師鐸遣孫約詣宣州。乞師於觀察使秦彥。且許以克城之日。迎彥為帥。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助師鐸攻羅城。克之。用之亡走。駢保子城。師鐸縱兵大掠。駢命撤備。與師鐸相見。交拜如賓主之

儀。署節度副使。承制加左僕射。漢章等遷官有差。明日師鐸分兵守諸門。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。遣使趣彥過江。師鐸獲諸葛殷杖殺之。迎駢入道院。并收其親黨十餘人幽之。既而彥殺之。

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。廬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之。

初呂用之詐為高駢牒。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。追兵入援。行密從之。至天長。用之及張神劒皆以其衆歸之。會秦彥將兵三萬入廣陵。自稱權知節度事。行密遂帥諸軍抵廣陵。彥閉城自守。遣

秦稠出戰敗死。士卒死者什七八。行密即行愍也。高駢改其名。

李昌符作亂敗走。以李茂貞為招討使討之。

茂貞平隴州。昌符伏誅。

河中軍亂。殺節度使王重榮。詔以王重盈代之。以張濬同平章事。

楊行密克揚州。斬呂用之。

秦宗權遣孫儒攻揚州。屠高郵。

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。與楊行密爭揚州。以孫儒為副。據行密故寨。秦彥畢師鐸引兵

與合。未幾。宗權召宗衡等還。蔡拒朱全忠。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。稱疾不行。宗衡屢促之。儒怒殺之。傳首於全忠。

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。

朝廷以淮南久亂。以全忠兼節度使。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先進為都統。顧不得淮南。意甚恨望。徐汴始構怨。

文德元年。孫儒殺秦彥。畢師鐸。鄭漢章。

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。

帝至長安。

申戊

通鑑纂要卷之九
三月立壽王傑為皇太弟。帝崩。太弟即位。

上疾大漸。皇弟吉王保長而賢。羣臣屬望。十軍觀軍容。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為皇太弟。監軍國事。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入居少陽院。宰相以下就見之。上崩。在位十五年。年三十六。遺制太弟即位。更名敏。以韋昭度攝冢宰。昭宗體貌明粹。有英氣。喜文學。以僖宗威令不振。朝廷日卑。有恢復前烈之志。尊禮大臣。夢想賢豪。踐祚之始。中外忻忻焉。

范氏

祖禹

曰。宦者利於幼弱。欲專威權。以長而立。

則已無功。故必有所廢置。謂之定策。夫立君以為天下。而宦者以私一己。既以援立為功。未有不亂國家者也。

以王建為永平軍節度使。削陳敬瑄官爵。

先是陳敬瑄與王建相攻。貢賦中絕。建請討敬瑄以贖罪。因求邛川。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。移敬瑄它鎮。以靖兩川。上方憤藩鎮跋扈。欲以威制之。會得彥朗建表。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。乃以韋昭度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。徵敬瑄為龍武統軍。至是敬瑄田令孜聞昭度將至。治兵完城。

以備之。詔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。以王建為節度使。削敬瑄官爵。

昭宗皇帝龍紀元年。以劉崇望同平章事。

秦宗權伏誅

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

帝祀圜丘

上將祀圜丘。故事中尉樞密皆褙褙袪袪分分也也衣衣衫衫侍

從。僖宗之世。已具襴笏。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。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。上出手札諭之曰。卿等所論至當。事有從權。勿以小瑕遂妨大禮。於是

宦官始服劔珮侍祠。上在藩邸。素疾宦官。及即位。楊復恭恃援立功。所為多不法。上意不平。政事多謀於宰相。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。抑宦者權。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。是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。孔緯曰。陛下左右有將反者。況四方乎。上矍然問之。緯指復恭曰。復恭陛下家奴。乃肩輿造前殿。多養壯士為假子。使典禁兵。或為方鎮。非反而何。復恭曰。子壯士欲以收士心。衛國家。豈反邪。上曰。然則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。復恭無以對。復恭假子天威軍使守立。勇冠六軍。上欲討復恭。恐

守立為亂。謂復恭曰。朕欲得守立在左右。復恭見之。上賜姓名李順節。使掌六軍管鑰。不朞年擢至天武都頭。俄加平章事。及謝日。臺吏申請班見百僚。孔緯判不集。順節不悅。它日語微及之。緯曰。宰相師長百僚。故有班見。相公職為都頭。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。於意安乎。順節不敢復言。朱全忠求領鹽鐵。緯謂進奏吏曰。朱公須此職。非興兵不可。全忠乃止。

戊庚
大順元年。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。官軍潰。張濬韓建遁還。

初。李克用遣兵攻河陽。既而拔磁洛。攻雲州。詔削奪其官爵屬籍。朱全忠上言。克用終為國患。請與河北三鎮共除之。乞命大臣為統帥。上知濬與楊復恭有隙。特親倚之。濬欲倚外勢以擠復恭。乃曰。先帝再幸山南。沙陀所為也。乞付臣兵柄。旬月可平。上從之。乃以濬為招討制置使。會諸道兵討之。孫揆為副。至是。官軍出陰地關。克用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。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其營。存孝設伏以待之。建兵不利。河東兵乘勝逐北。抵晉州西門。張濬出戰。又敗。濬與韓建遁。

去。存孝取晉絳二州。大掠慈隰之境。先是克用遣韓歸範附表訟寃曰。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。破龐勛。翦黃巢。黜襄王。存易定。若以攻雲州為臣罪。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。朱全忠之侵徐鄆。何獨不討。賞彼誅此。臣豈無辭。今張濬既已出師。則臣固難束手。已集蕃漢兵五十萬。欲直抵蒲潼。與濬格鬪。若其不勝。甘從削奪。不然。輕騎叫閭。頓首丹陛。訴姦回於宸座。納制敕於廟庭。然後自拘司敗。恭俟缺質。表至。濬已敗。朝廷震恐。濬建至河陽。撤屋為棧。以濟。師徒失亡殆盡。是役也。朝廷倚朱全忠及

河朔三鎮。及濬至晉州。全忠方連兵徐鄆。鎮魏倚河東為扞蔽。皆不出兵。兵未交而孫揆被擒。楊復恭復從中沮之。故濬軍望風自潰。

二年。以崔昭緯。徐彥若。同平章事。

貶孔緯。張濬。遠州刺史。復李克用官爵。

李克用上表曰。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。邀自己一時之功。知臣與朱溫深仇。私相連結。臣今身無官爵。名是罪人。不敢歸陛下藩方。且欲於河中寄寓。進退行止。伏俟指麾。於是貶緯。濬復克用官爵。使歸晉陽。既又加克用中書令。貶濬繡州司戶。

范氏祖禹曰。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。朱全忠欲殺之。而朝廷不詰。全忠與諸鎮請討克用。則遽從之。有功者見討。有罪者不誅。昭宗所以失政。而海內愈亂者。由張濬為此役也。唐之將亡。譬如人有必死之疾。使和扁救之。未必能起也。而庸醫妄藥以攻之。所攻非疾。所疾不攻。豈不速其死乎。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。

韋昭度將兵十萬討陳敬瑄。三年不克。饋運不繼。朝議復敬瑄官爵。詔顧彥朗。王建罷兵。王建表敬瑄令改罪不可赦。遂昭度還攻成都。克之。自稱西川

留後。建留心政事。容納直言。好施樂士。用人各盡其材。謙恭儉素。然多忌。好殺諸將有功名者。多因事誅之。

楊復恭謀反。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。復恭走興元。與楊守亮等舉兵拒命。

復恭摠宿衛兵。專制朝政。上舅王瓌求節度使。復恭奏以為黔南節度。至桔柏津。覆諸江中。上深恨之。順節盡以復恭陰事告上。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。復恭不肯行。稱疾求致仕。或告復恭與假子守信謀反。命順節將兵攻其第。不克。復恭挈族趣

興元。與守亮舉兵拒朝廷。順節恃恩驕橫。中尉劉景宣。西門君遂。白上恐其作亂。誘殺之。

景福元年。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使。

先是鳳翔李茂貞。靜難王行瑜。鎮國韓建。同州王行約。秦州李茂莊。五節度使。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。請出兵討之。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。朝議以茂貞得山南。不可復制。下詔和解之。皆不聽。茂貞。行瑜。擅舉兵擊興元。表請不已。遺杜讓能。西門君遂書。陵蔑朝廷。上意不能容。召宰相諫。官議之時。宦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。宰相不敢

以鄭延昌同平章事。楊行密擊孫儒。斬之。

尋以行密為淮南節度使。

二年。王建殺陳敬瑄。由令孜。

建屢請殺敬瑄。令孜朝廷不許。建使人告敬瑄作

亂。令孜通鳳翔書。皆殺之。

胡氏寅曰。賞罰者。人主制世御俗之柄。不可失也。令孜敗亂國家。敬瑄敗亂藩鎮。置于重典。誰不謂然。朝廷既不得而治之。會王建有請。當亟下詔。獎其為國督奸之志。而許之。豈不賢於建專殺而不請哉。而猶且不許。倒授之柄。昭宗宜斷而不斷之。過也。

朱全忠拔徐州。時溥自殺。

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。討李茂貞。

以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。茂貞欲兼得鳳翔。不

奉詔。恃功驕橫。上表曰。陛下貴為萬乘。不能庇元

舅之一身。尊極九州。不能戮復恭之一豎。但觀疆

弱。不計是非。唯慮旬服生靈。因茲受禍。未審乘輿

播越。自此何之。上怒。決策討之。命杜讓能專掌其

事。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。官軍皆新募市井少

年。望風逃潰。貶讓能雷州司戶。尋殺之。自是朝廷

動息。皆稟於邠岐。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。以邀恩

澤。復以茂貞為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。以行瑜

為太師。號尚父。賜鐵券。

以韋昭度崔胤同平章事。

寅甲

乾寧元年。以鄭縈同平章事。

縈好詼諧。多為歇後詩。譏朝時事。上以為有所蘊。手注班簿。命以為相。聞者大驚。堂吏往告之。縈笑曰。諸君大誤。使天下更無人。未至鄭縈。吏曰。特出聖意。縈曰。果如是。柰人笑何。既而賀客至。縈搔首言曰。歇後鄭五作宰相。時事可知矣。累讓不獲。乃視事。

胡氏寅曰。人當事任。常苦不自知。及臨富貴。常苦不自克。小人敗國。大抵坐此。鄭縈則自知矣。使其力辭不拜。誰得而笑之。故為利為義。一念之頃。反

覆手之殊。雖君子不可不致慎於此也。

鄭延昌罷。以李谿同平章事。尋罷之。

以翰林學士李谿為相。方宣制。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。上召問之。對曰。谿姦邪。依附宦官。得在翰林。無相業。恐危社稷。谿竟罷為太子少傅。上師谿為文。崔昭緯恐分已權。故使崇魯沮之。谿十表自訟。醜詆崇魯。嘗庭拜田令孜。為朱玫作勸進表。慟哭正殿。為國不祥。詔停崇魯見任。

鄭縈致仕。以徐彥若同平章事。

楊復恭等伏誅。

李茂貞拔閬州。復恭帥其黨出走。韓建獲之。獻于闕下。斬于獨柳。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。訴致仕之由。云承天門。乃隋家舊業。大姪但積粟訓兵。勿貢獻。吾於荆榛中立壽王。纔得尊位。廢定策國老。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。
范氏祖禹曰。小人無功。猶不可長。況其有功。何以堪之。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。國之不幸也。復恭姦臣。至與天子為敵。昭宗親戰。用大師而後克之。其言不臣如此。由其恃援立之功。故也。豈不足為永戒哉。

卯乙

二年。以陸希聲同平章事。

董昌僭號於越州。

昌為政苛虐。加歛數倍。以充貢獻。由是寵命相繼。求為越王。未許。昌不悅。曰。朝廷欲負我矣。有諂之者曰。與為越王。曷若為越帝。遂稱皇帝。鎮海節度使錢鏐遺昌書曰。與其閉門作天子。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。豈若開門作節度。使終身富貴邪。昌不聽。鏐以狀聞。制削奪昌官爵。遣鏐討之。鏐克越州。昌伏誅。

復以李谿同平章事。三月罷。

崔胤罷。以王搏同平章事。

楊行密取濠州。

行密攻濠州。拔之。掠得徐州人李氏子。生八年矣。養以為子。其長子渥憎之。行密謂徐溫曰。此兒質狀性識。頗異於人。吾度渥必不能容。今賜汝為子。溫名之曰知誥。知誥勤孝。過諸子。溫愛之。使掌家事。及長。喜書善射。識度英偉。行密謂溫曰。知誥俊傑。諸將子皆不及也。

罷諸王將兵。

上以郊畿多盜。至有踰垣入宮。侵犯陵寢者。欲令

宗室諸王將兵巡警。又欲使之四方。撫慰藩鎮。南北司用事之臣。恐其不利於已。交章論諫。上不得已罷之。

胡氏

寅

曰。昭宗欲使諸王將兵。雖非上策。然亦足

以外懾藩鎮。內制中官矣。北司不便可也。而南牙亦請罷之。此必崔昭緯與邠岐為腹心耳。小人姦邪。視人主昏明剛柔而作止者也。李克用有勞則伐之。杜讓能忠計則殺之。李順節出死力去叛奄則戮之。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。昭緯崔胤孔緯張濬各倚藩鎮以為外援。蓋懼此也。諸臣之罪

固大矣。致其如此者。誰歟。故君不君。則臣不臣。春秋之義。所以端本而清源也。

陸希聲罷

王行瑜。李茂貞。韓建舉兵犯闕。殺韋昭度。李谿

行瑜以不得尚書令。怨朝廷。畿內有八鎮。兵隸左右軍。邠陽鎮近華州。韓建求之。良原鎮近邠州。行瑜求之。宦官曰。此天子禁軍。何可得也。王珂。王珙。使人語三帥曰。珂與河東昏姻。必為諸公不利。請討之。行瑜使其弟同州刺史行約。攻河中。而自與

茂貞。建。各將精騎兵數千人入朝。上御安福門以待之。三帥盛陳甲兵。拜伏舞蹈。上詰之曰。卿輩不奏請俟報。輒稱兵入京城。其志欲何為乎。若不能事朕。今日請避賢路。行瑜茂貞流汗。不能言。建粗述入朝之由。上與之宴。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。隳紊朝政。韋昭度討西川失策。李谿作相不合衆心。請誅之。上未之許。行瑜等輒殺之。及樞密使康尚弼等數人。請除王珙河中。徙王行約於陝。王珂於同州。上皆許之。李克用聞三鎮犯闕。即日遣使發北部兵。期以來月度河入關。始三帥謀廢上

立吉王保。及聞克用起兵。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。與建皆還本鎮。

以孔緯同平章事。張濬為諸道租庸使。

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。朋黨相傾。思得骨鯁之士。故驟用緯濬。既而朱全忠薦濬。上欲復相之。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。且言濬朝為相。臣夕至闕。詔和解之。

李克用舉兵討三鎮。王行約李繼鵬作亂。帝如石門鎮。

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。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。

韓建稱兵犯闕。賊害大臣。請討之。又移檄三鎮數其罪。行瑜等大懼。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。謀劫上幸鳳翔。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。欲劫上幸邠州。向晚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。鼓譟震地。上聞亂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。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。繼鵬以鳳翔兵攻筠。矢拂御衣。左右扶上下樓。繼鵬復縱火焚宮門。烟燄蔽天。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。素為兩軍所憚。上急召令入衛。既至。兩軍退走。上幸李筠營。護蹕都頭李居實。帥眾繼至。上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。幸石門鎮。

克用遣判官王環奉表問起居。遣兵攻華州。韓建登城呼曰。僕於李公未嘗失禮。何為見攻。克用使謂之曰。公為人臣。逼逐天子。公為有禮。孰為無禮者乎。會聞邠岐欲迎車駕。乃移兵營渭橋。遣其將李存貞為前鋒。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。遣李存信。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。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。茂貞懼。斬李繼鵬。傳首行在。上表請罪。且遣使求和於克用。上復遣延王戒丕諭克用。令且赦茂貞。併力討行瑜。後克用克邠州。行瑜伏誅。

以崔胤同平章事

車駕還京師

崔昭緯罷。以孫偓同平章事

進李克用爵晉王。克用還晉陽

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。請乘勝勢遂取鳳翔。上謀於貴近。或曰。茂貞復滅。則沙陀大盛。朝廷危矣。上乃賜克用詔。褒其忠款。且言不臣之狀。行瑜為甚。茂貞。韓建。自知其罪。職貢相繼。且當休兵息民。克用奉詔而止。既而私於詔使曰。觀朝廷之意。似疑克用有異心也。然不去茂貞。關中無安寧之

丙辰

日。又詔免克用入朝。克用乃表曰。臣總帥大軍。不敢輕入朝覲。表至京師。上下始安。克用遂引兵歸。而茂貞驕橫如故。河西州縣多為所據。

胡氏寅曰。克用於三鎮。非有父兄之怨。特為王室雪恥。故仗義而來。昭宗不明。又任術數。陰疑克用。而黨茂貞。它日困辱凶終。蓋始乎此謀矣。

三年。武安軍亂。殺劉建鋒。推馬殷為留後。

尋以殷判湖南軍府事。

崔昭緯伏誅

先是貶昭緯為梧州司馬。既貶。復求救於朱全忠。

詔遣中使賜昭緯死。及於荆南斬之。中外咸以為快。

李茂貞舉兵犯關。帝如華州。

初。李克用屯渭北。李茂貞韓建憚之。事朝廷禮甚恭。克用去。二鎮貢獻漸疎。表章驕慢。上自石門還。置殿後四軍。選補數萬人。使延王戒丕等將之。茂貞遂表言。延王無故稱兵討臣。臣今勒兵入朝請罪。上告急於河東。茂貞遂引兵逼京畿。羣王嗣周與戰。敗績。茂貞進逼京師。戒丕曰。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。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。上至渭北。韓建

奉表請幸華州。不許。既而上復憚遠適。至富平。復遣人召建面議去留。建至。頓首言。今藩臣跋扈者。非止茂貞。陛下若遠巡邊鄙。臣恐無復還朝。今華州兵力雖微。亦足自固。西距長安不遠。願陛下臨之。以圖興復。上乃從之。至華州。茂貞遂入長安。燔燒俱盡。

崔胤罷。以陸扆同平章事。

李克用發兵入援。

韓建移檄諸道。令共輸資糧詣行在。李克用聞之。歎曰。去歲從余言。豈有今日之患。因與鄰道發兵。

入援。

王搏罷。以朱朴同平章事。

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材如謝安。道士許巖士亦薦朴有經濟材。上連日召對。朴有口辯。上悅之。曰。朕雖非太宗。得卿如魏徵矣。上憤天下之亂。思得奇傑之士。不次用之。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。可致太平。上以為然。以朴為相。朴庸鄙迂僻。中外大驚。尋兼判戶部。凡軍旅財賦。一以委之。以崔胤。崔遠。同平章事。貶陸扆為硤州刺史。胤之罷相。韓建之志也。胤密求援於朱全忠。且教

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。全忠從之。仍請以兵迎駕。且言崔胤忠臣。不宜出外。建懼。復奏召胤為相。遣使諭止全忠。胤恨宸代已。誣以黨於茂貞而貶之。

以王搏同平章事

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九

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

起唐昭宗乾寧四年
至昭宣帝天祐三年

四年。詔罷諸王所領兵及殿後四軍

韓建奏。睦。濟。韶。通。彰。韓。儀。陳。八王謀殺臣。劫車駕幸河中。上大驚。召建諭之。建稱疾不入。令諸王詣建自陳。建不之見。表請勒歸十六宅。妙選師傅。教以詩書。不令典兵預政。上不得已。詔諸王所領軍士。並縱歸田里。建又奏所置殿後四軍。顯有厚薄偏黨。乞皆罷遣。詔亦從之。於是天子之親軍盡矣。捧日都頭李筠。石門扈從功第一。建復奏斬之。

立德王裕為太子

建既幽諸王於別第。上意不悅。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。欲以解之。

孫倕。朱朴罷。

貶王建為南州刺史。以李茂貞為西川節度使。覃王嗣周為鳳翔節度使。

韓建。劉季述。殺通王滋等十一人。

韓建奏諸王罷兵。尚苞陰計。願陛下聖斷不疑。制於未亂。上不報。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。圍十六宅。諸王被髮升屋。呼曰。宅家。至尊以天下為宅。四海為

家救兒。建盡殺之。以謀反聞。

胡氏寅曰。御得其道。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夭闕之患。不然。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。况妻子哉。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。不敢不教子。不敢用小人。不敢失大柄。為易世之後。末流之若此也。唐室至此。豈非祖宗貽謀有未孫歟。

詔削奪李茂貞官爵姓名。發兵討之。復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。

貶張道古施州司戶。

右拾遺張道古。上疏言國家有五危二亂。陛下登

午戊

極十年。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。先朝封域。日蹙幾盡。臣雖微賤。竊傷陛下朝廷社稷。始為姦臣所弄。終為賊臣所有也。上怒。貶之。仍下詔罪狀。宣示諫官。

光化元年。詔復李茂貞姓名官爵。罷諸道兵車駕至長安。

以王審知為威武節度使。

先是威武節度使王潮。以弟審知為觀察副使。有過猶加捶撻。審知無怨色。潮寢疾。捨其子。命審知知軍府事。潮既卒。因以審知為節度使。

未巳 申庚

二年。崔胤罷。以陸扆同平章事。

三年。以崔胤同平章事。殺司空同平章事王搏。

王搏明達有度量。時稱良相。上素疾樞密使宋道弼。景務脩專橫。崔胤日與上謀去之。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。各結藩鎮以相傾。搏恐其致亂。從容言於上曰。人君當務明大體。無所偏私。宦官擅權之弊。誰不知之。顧其勢未可猝除。宜俟多難漸平。以道消息。願陛下言勿輕泄。以速姦變。胤聞之。譖搏為道弼輩外應。上疑之。及胤罷相。意搏排己。恨之。貶朱全忠書。使表論之。上不得已。召胤復相。之貶。

擢崖州司戶。流道弼驩州。務脩愛州。皆賜自盡。於是胤專制朝政。勢振中外。宦官皆側目。

崔遠罷。以裴贄同平章事。

中尉劉季述幽帝於少陽院。而立太子裕。

自宋道弼。景務脩死。宦官皆懼。中尉劉季述。王仲先。樞密王彥範。薛齊偓等。陰相與謀曰。主上輕佻。變詐難奉事。專聽任南司官。吾輩終罹其禍。不若奉立太子。引岐華兵。控制諸藩。誰能害我哉。至是上獵苑中。夜醉歸。手殺黃門侍女數人。明旦日加辰巳。宮門不開。季述即禁兵千人破門而入。具得

其狀。出謂崔胤曰。主上所為如是。豈可理天下。廢昏立明。自古有之。為社稷大計。非不順也。胤不敢違。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廷。作胤等狀。請太子監國。胤及百官皆署之。將士大呼入思政殿。上驚起。季述等出狀白之曰。此非臣等所為。皆南司衆情。不可遏也。即扶上與何后同輦。嬪御纔十餘人。適少陽院。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。某時某事。汝不從我言。其罪一也。如此數十不止。乃手鎖其門。鎔鐵錮之。遣兵圍之。穴墻以通飲食。上求錢帛紙筆皆不與。公主嬪御無衣食。號哭聞于外。季述迎太子

入宮。矯詔立之。以上為太上皇。加百官爵秩。將士優賞。凡官人左右為上所寵信者。皆榜殺之。胡氏寅曰。是時國家之勢。如積薪在炎火之上。累卵在頽石之下。尚何心於馳騁田獵。樂飲而沈醉也。左右宦官伺釁日久。又以熈怒促之。能無少陽之辱乎。

崔胤密致書朱全忠。使興兵圖返正。全忠在定州。聞亂而還。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。許以唐社稷輸之。全忠猶豫未決。副使李振獨曰。王室有難。霸者之資也。公為唐桓文。安危所屬。官豎囚廢天

子不能討。何以復令諸侯。且幼主位定。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。全忠大悟。即囚希度。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。與崔胤謀之。

天復元年。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。皆伏誅。帝復于位。黜太子裕為德王。

神策指揮使孫德昭。自季述等廢立。常憤惋不平。崔胤聞之。遣判官石戢說之。德昭遂結右軍都將董彥弼。周承誨。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伺之。正旦仲先入朝。德昭擒斬之。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。逆賊已誅。請陛下出勞將士。何后不信。曰。果爾

以其首來。德昭獻其首。上乃與后毀扉而出。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。帥百官稱賀。周承誨擒劉季述。王彥範繼至。方詰責。已為亂槌所斃。薛齊偓赴井死。出而斬之。滅四人之族。并誅其黨二十餘人。上曰。裕幼弱。非其罪。黜為德王。賜德昭姓名李繼昭。承誨姓名李繼誨。彥弼亦賜姓。皆以使相留宿衛。賞賜傾府庫。上寵待胤益厚。

進朱全忠爵為東平王。李茂貞為岐王。

以韓全誨張彥弘為中尉。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。敕近年宰相延英奏事。樞密使侍側。爭論紛然。撓

權亂政。自今並依大中舊制。俟宰相奏事畢。方得升殿。承受公事。崔胤陸扆上言。禍亂之興。皆由中官典兵。乞令胤主左軍。扆主右軍。則諸侯不敢侵陵。王室尊矣。上召李繼昭等謀之。皆曰。臣等累世在軍中。未聞書生為軍主。若屬南司。必多所變更。不若歸之北司為便。於是復以宦者為中尉。又徵前樞密使嚴遵美為兩軍中尉。觀軍容處置使。遵美曰。一軍猶不可為。况兩軍乎。固辭不起。胤以宦官終為肘腋之患。欲以外兵制之。會李茂貞入朝。胤諷茂貞留兵宿衛。以假子繼筠將之。諫議大夫

韓偓以為不可。胤不從。

范氏祖禹曰。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。宦者皆預其

謀。昭宗不能因天下讐疾之心。窮治逆黨。奪其兵柄。歸之將相。而以亂易亂。復任宦者。既赦而不問。又稍以法誅之。至使反側不安。外結藩鎮。以致劫遷之禍。由絕惡不除其本。而大信不立。故也。

胡氏寅曰。崔胤之言。其心雖私。其策則是。冢宰六卿之長。於事無所不統。況兵權有國之司命。而可不預知乎。然不當為左右。通掌可也。彼三武夫。固北司之隸也。夫豈足與謀乎。

以王溥裴樞同平章事

解崔胤鹽鐵使

上之返正也。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。故擢為翰林學士。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。宦官側目。胤欲盡除之。韓偓曰。事禁太甚。此輩亦不可全無。恐其黨迫切。更生他變。胤不從。上獨召偓問之。對曰。東內之難。敕使誰非同惡。處之當在正旦。正旦。殺劉季述等。今已失其時矣。陛下詔書云。四家之外。餘無所問。若復戮一人。則人人懼死矣。然後來所去。已為不少。此其所以恟恟不安也。今

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。明示其罪。寘之於法。然後撫諭其餘。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。有善則獎。有罪則懲。則咸自安矣。此曹在公私者。以萬數。豈可盡誅邪。況今朝廷之權。散在四方。苟能先收此權。則事無不可為者。上深以為然。曰。此事終以屬卿。胤復請盡誅宦官。但以官人掌內諸司事。宦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。內之宮中。陰令訶察其事。盡得胤密謀。日夜謀所以去胤者。時胤領三司。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誼譟。訴胤減損冬衣。上不得已。解胤鹽鐵使。時朱全忠。李茂貞。各有挾天子令諸侯

之意。胤知謀泄事急。遺全忠書。稱被密詔。令全忠以兵迎車駕。

朱全忠舉兵發大梁

初韓全誨等懼誅。謀以兵制上。乃與李繼昭。繼誨。彥弼。及神策指揮使李繼筠。深相結。繼昭獨不肯從。它日韓偓因對及之。上曰。是不虛矣。令狐渙欲令朕召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。何如。對曰。如此。則彼凶悖益甚。獨有顯罪數人。速加竄逐。餘者許其自新。庶幾可息。若一無所問。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。益不自安。事終未了耳。上曰。善。既而

宦官自恃黨援已成。稍不遵敕旨。或使監軍守陵。皆不行。上無如之何。朱全忠得崔胤書。自河中還大梁。發兵。上聞之。急召韓偓。謂曰。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。大是盡忠。然須令茂貞共其功。若兩帥交爭。則事危矣。卿語崔胤。速飛書兩鎮。使合謀。又謂偓曰。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。對曰。茲事失之於初。當其立功之時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。不應聽其出入禁中也。且崔胤本留岐兵。欲以制敕使也。今敕使衛兵相與為一。汴兵若來。必與鬪於闕下。臣竊寒心。十月。全忠兵發大梁。

韓全誨等劫帝如鳳翔。朱全忠取華州。

全誨等聞全忠將至。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劫上。請幸鳳翔。上密召崔胤曰。我為宗社大計。勢須西行。卿等但東行也。是日開延英。全誨等復侍側。同議政事。李繼筠遣兵掠內庫寶貨法物。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官人先之鳳翔。全忠至河中。表請車駕幸東都。京師大駭。上遣中使召百官。皆辭不至。全誨等陳兵殿前。言於上曰。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陽。求傳禪。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。收兵拒之。上不許。拔劍登乞巧樓。全誨等逼上下樓。李彥弼即於

御院縱火。上不得已。與后妃諸王百餘人皆上馬。慟哭而出。李茂貞出迎。上下馬慰接之。遂入鳳翔。全忠議引兵還。張濬說之曰。韓建。茂貞之黨。不取之。必為後患。乃引兵逼其城。建單騎迎謁。全忠以建為忠武節度使。以兵送之。車駕之在華州也。商賈輻湊。建重征之。得錢九百萬緡。至是全忠盡取之。是時京師無天子。行在無宰相。崔胤等列狀請全忠西迎車駕。

范氏祖禹曰。崔胤本與韓全誨有隙。故各倚彊藩以為外援。而岐汴亦憑宦官宰相以制朝廷。故胤

召全忠。而全誨劫帝西幸。唐室之亡。由南北司相吞滅。而人主受其禍。豈不足為將來之永鑒哉。

以盧光啓參知機務。崔胤裴樞罷

二年。以韋貽範同平章事

汴兵圍晉陽

氏叔琮。朱友寧。進攻李嗣昭。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。而河東軍不過數萬。德威戰敗。克用召諸將議走保雲州。李存信欲入北虜。嗣昭。德威及李嗣源皆曰。兒輩在此必能固守。王勿為此謀。搖人心。劉夫人亦曰。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。死於人

手。柰何效之。且一足出城。則禍變不測。塞外可得至邪。克用乃止。居數日。潰兵復集。軍府浸安。汴軍引還。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。克用以貯糧繕兵脩城利害。問於幕府掌書記李襲吉曰。霸國無貧主。疆將無弱兵。願大王崇德愛人。去奢省役。設險固境。訓兵務農。定亂者選武臣。制理者選文吏。錢穀有司。刑法有律。誅賞由我。則下無威福之弊。近密多正。則人無譖謗之憂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。不求安而自安矣。至於率閭閻。定間架。增麴蘖。檢田疇。恐非開國建邦之切務也。克用以

封疆日蹙。憂形於色。存勗進言曰。朱氏窮凶極暴。人怨神怒。今其極也。殆將斃矣。吾家代襲忠貞。大人當遵養時晦。以待其衰。柰何輕為沮喪。使羣下失望乎。克用悅。劉夫人無子。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勗。幼警敏有勇略。劉夫人待曹氏加厚。

以楊行密為行營都統。賜爵吳王。

進錢鏐爵為越王。

後更封吳王。

事在天祐元年。

盧光啓韋貽範罷。以蘇檢同平章事。

朱全忠圍鳳翔。

李茂貞自將與朱全忠戰于虢縣之北。大敗而還。全忠進軍鳳翔城下。朝服向城而泣曰。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。不與岐王角勝也。遂為五寨環之。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。

貽範之為相也。多受人賂許以官。既而以喪罷去。日為債家所譟。故汲汲於起復。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。至是竟起復貽範。

朱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

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獻食物繒帛。復遣使請與茂貞連和。脩宮闕。迎車駕。上亦遣使齎

詔賜之。鳳翔軍夜繼降。汴軍者甚衆。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。增兵防衛。汴軍夜鳴鼓角。城中地如動。攻城者詬城上人云。劫天子賊。乘城者詬城下人云。奪天子賊。是冬大雪。城中食盡。凍餓死者不可勝計。或卧未死。肉已為人所舂。市中賣人肉。斤直錢百。犬肉直五百。茂貞儲待亦竭。以犬彘供御膳。上鬻御衣。及小皇子衣於市。以充用。

李繼昭詣朱全忠降

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。關中州鎮皆入全忠。坐守孤城。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。遺全忠書曰。禍亂

之興。皆由全誨。僕迎駕至此。以備它盜。公既志匡社稷。請公迎扈還宮。僕以弊甲彫兵。從公陳力。全忠復書曰。僕舉兵至此。以乘輿播遷。公能協力。固所願也。上召李茂貞。蘇檢。李繼誨等食。議與全忠和。上曰。十六宅諸王以下。凍餒死者。日有數人。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。一日食粥。一日食湯餅。今亦竭矣。卿等意如何。皆不對。上曰。速當和解耳。鳳翔兵十餘人。遮韓全誨罵之曰。闔城塗炭。正為軍容輩數人耳。李繼昭謂全誨曰。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。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。慢罵之。遂出降於

朱全忠。復姓符。名道昭。

三年。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。克兗州。

李茂貞殺韓全誨等。帝幸朱全忠營。遂發鳳翔。復以崔胤為司空同平章事。

李茂貞獨見上。請誅全誨等。與全忠和解。奉車駕還京。上喜。即收全誨等斬之。又斬李繼筠。繼誨。彥弼等十六人。而以第五可範。仇承坦為中尉。王知古。楊虔朗為樞密使。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。囊全誨等首以示之。曰。卿來脅留車駕。不欲協和。皆此曹也。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。卿可曉諭諸

軍以豁衆憤。全忠遣判官李振奉表入謝。而圍猶未解。茂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翔。白上急召胤。令帥百官赴行在。賜詔六七。胤竟不至。全忠亦以書召之。胤始來。鳳翔乃啓城門。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。蘇檢女為景王妃。以自固。上皆從之。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。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誅九十人。車駕幸全忠營。全忠素服待罪。頓首流涕。上亦泣。親解玉帶以賜之。少休即行。全忠命朱友倫將兵扈從。駕至興平。崔胤始帥百官迎謁。復以為相。領三司如故。

車駕至長安。大誅宦官。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。

車駕入長安。崔胤奏以宦官典兵預政。傾危國家。不翦其根。禍終不已。請悉罷內諸司使。其事務盡歸之省寺。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。上從之。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。其出使外方者。詔所在誅之。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。以備灑掃。自是宣傳詔命。皆令宮人出入。其兩軍八鎮兵悉屬六軍。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。司馬氏光曰。宦者用權。為國家患。其來久矣。蓋以出入宮禁。人主自幼及長。與之親狎。非如公卿進

見有時。可嚴憚也。自非上智之主。燭知物情。慮患深遠。侍奉之外。不任以事。則近者日親。遠者日疎。甘言悲辭之請。有時而從。浸潤膚受之愬。有時而聽。於是黜陟刑賞之政。潛移於近習。而不自知。東漢之衰。最名驕橫。然皆假人主之權。依憑城社。以濁亂天下。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。廢置在其手。如唐世者也。所以然者。非他。漢不握兵。唐握兵。故也。蓋其禍始於明皇。盛於肅代。成於德宗。極於昭宗。而唐之廟社。因以丘墟矣。為國家者。可不慎其始哉。

貶陸扆為沂王傳分司。王溥為賓客分司。賜蘇檢死。皆崔胤所惡也。

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。以輝王祚為諸道兵馬元帥。朱全忠守太尉以副之。進爵梁王。崔胤為司徒兼侍中。

上議褒崇全忠。欲以皇子為元帥。全忠副之。崔胤請以輝王為之。上曰。濮王長。胤承全忠密旨。利於幼冲。固請之。胤恃全忠之勢。專權自恣。天子動靜皆稟之。刑賞繫其愛憎。中外畏之。李克用聞之曰。胤外倚賊勢。內脅其君。權重則怨多。勢倖則釁生。

破國亡家。在目中矣。

以裴樞同平章事

進王建爵為蜀王

以獨孤損同平章事。裴執贄罷。

張全義殺左僕射張濬

王師範之舉兵。濬預其謀。朱全忠謀篡奪。恐濬扇動藩鎮。諷全義殺之。

天祐元年。梁王全忠殺崔胤。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。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。全忠既破李茂貞。威震天下。遂有篡奪之志。胤懼。與全忠外雖親

子甲

厚。私心漸異。乃謂全忠曰。長安密邇茂貞。不可不為之備。六軍十二衛。但有空名。請召募以實之。使公無西顧之憂。全忠知其意。曲從之。密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。胤不之知。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。日夜不息。及宿衛使朱友倫擊毬墜馬而卒。全忠疑胤為之。遣兄子友諒代典宿衛。至是欲遷天子都洛。恐胤立異。密表胤等專權亂國。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。詔皆貶之。而以裴樞獨孤損。分判六軍三司。全忠密令朱友諒殺胤。及元規等數人。梁王全忠屯河中。表請遷都。帝發長安。至陝。

朱全忠引兵屯河中。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。請上遷都洛陽。時上御延喜樓。及下。裴樞已促百官東行。驅徙士民。號哭滿路。上遂發長安。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。毀長安宮室百司。及民間廬舍。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。長安遂墟。上至華州。民夾道呼萬歲。上泣曰。勿呼萬歲。朕不復為汝主矣。館於興德宮。謂侍臣曰。鄙語云。紇干山頭凍殺雀。何不飛去生處樂。朕今漂泊。不知竟落何所。因泣下霑襟。左右莫能仰視。二月。至陝。以東都宮闕未成。留止。全忠來朝。上延入寢室。見何后。后泣曰。自

今大家夫婦。委身全忠矣。
遣間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

上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。楊行密。李克用等。令糾率藩鎮。以圖匡復。曰。朕至洛陽。則為全忠所幽閉。詔敕皆出其手。朕意不得復通矣。

帝至洛陽

朱全忠奏宮室已成。請車駕早發。上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。未仕就路。請俟十月東行。全忠疑上徘徊俟變。怒甚。謂牙將寇彥卿曰。汝速至陝。即日促官家發來。閏月。車駕發陝。全忠迎於新安。殺上左

右及宮人數人。自崔胤之死。六軍散亡俱盡。餘內園小兒二百餘人。從上而東。全忠盡殺之。豫選二百人。大小相類者。衣其服而代之。上初不覺。累日乃寤。自是上之左右使令。皆全忠之人矣。至洛陽。入宮。以蔣玄暉。王殷。為宣徽南北院使。張廷範。為街使。韋震。為河南尹。又召朱友恭。氏叔琮。為左右龍武統軍。典宿衛。

以梁王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節度使。

命魏博曰天雄軍。進羅紹威爵為鄴王。

八月。全忠弒帝於椒殿。太子祝即位。

初。全忠見德王裕。眉目踈秀。年齒已壯。惡之。私謂崔胤曰。德王嘗奸帝位。豈可復留。公何不言之。胤言於帝。帝問全忠。全忠曰。陛下父子之間。臣安敢竊議。此崔胤賣臣耳。帝自離長安。日憂不測。與何后終日沈飲。或相對悲泣。全忠使蔣玄暉伺帝動靜。帝從容謂玄暉曰。德王朕愛子。全忠何故堅欲殺之。因泣下。齧中指血流。玄暉具以語全忠。全忠愈不自安。時李茂貞等移檄往來。皆以興復為辭。全忠方西討。以帝有英氣。恐變生於中。欲立幼君。易謀禪代。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。與玄暉及朱友

恭氏叔琮等圖之。玄暉選牙官吏太等百人夜叩
宮門。殺宮人裴貞一。帝在椒殿方醉。遽起單衣繞
柱走。太追弑之。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。呼曰。寧殺
我曹。勿殺大家。太亦殺之。帝在位十六年。年三十
八歲。立輝王祚為皇太子。更名柎。於柩前即位。時
年十三。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。全忠聞之。陽驚哭
自投於地曰。奴輩負我。令我受惡名於萬代。至東
都。伏梓宮慟哭。殺友恭叔琮。友恭臨刑大呼曰。賣
我以塞天下之謗。如鬼神何。全忠遂辭赴鎮。

昭宣帝 天祐二年

尹氏起莘曰。昭宗既終。嗣君踐祚。今已踰年。乃止
以先君舊號紀歲月。蓋賊溫無道。盡廢故典。舉朝
亦無有敢告之者也。綱目凡改元次年。則不書號。
而此獨舉之者。所以表嗣君之始耳。賊亂恣行。一
至於此。可畏也哉。

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

全忠使蔣玄暉邀德王裕九人。置酒九曲池。悉縊
殺之。投尸池中。皆昭宗之子也。

獨孤損裴樞。崔遠並罷。以張文蔚。楊涉同平章事。
殺裴樞。獨孤損。崔遠。陸扆。王溥等三十餘人。

柳璨恃朱全忠之勢。恣為威福。會有星變。占者曰。君臣俱災。宜誅殺以應之。璨因疏其所不快者於全忠曰。此曹皆怨望腹非。宜以之塞災異。李振因言於全忠曰。王欲圖大事。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。不若盡去之。全忠以為然。貶獨孤揔。裴樞。崔遠。陸扆。王溥。趙崇。王贊等官有差。自餘或門胄高華。或科第自進。以名檢自處者。皆指以為浮薄貶之。六月朔。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。一夕盡殺之。投尸于河。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。故深疾縉紳之士。言於全忠曰。此輩嘗自謂清流。宜投之黃河。

使為濁流。全忠笑而從之。振自汴至洛。朝臣必有竄逐者。時謂之鷗梟。

吳王楊行密卒。子渥代為淮南節度使。

以梁王全忠為相國。封魏王。加九錫。全忠不受。

先是全忠急於傳禪。密使蔣玄暉等謀之。玄暉與柳璨等議。以魏晉以來。皆先封大國。加九錫殊禮。然後受禪。當次第行之。全忠大怒。宣徽副使王殷。趙殷衡。譖之曰。玄暉等欲延唐祚。故留其事。以須變。玄暉聞之懼。詣全忠言狀。全忠曰。汝曹巧述閑事。以沮我。借使我不受九錫。豈不能作天子邪。

玄暉曰。唐祚已盡。天命歸王。但以晉莊岐蜀。皆吾
勍敵。王遽受禪。彼心未服。不可不曲盡義理。然後
取之。玄暉等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。全忠叱曰。奴
果反矣。玄暉歸與璨議。加全忠九錫。朝士多竊懷
憤邑。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。梁王功業顯大。曆
數有歸。朝廷宜速行揖讓。朝士無敢違者。乃以全
忠為相國。總百揆。進封魏國。加九錫。全忠怒不受。
璨遂奏請傳禪。詣大梁白全忠。全忠拒之。
朱全忠弒太后何氏。殺蔣玄暉。柳璨。張廷範。
初柳璨與玄暉廷範相結。為全忠謀。禪代事。何太

后使宮人達意。求傳禪之後。子母生全。王殷趙殷
衡。譖玄暉。云與璨廷範。與太后夜宴。焚香為誓。興
復唐祚。全忠信之。玄暉等以殷權知樞密。殷衡權
判宣徽院事。殷等遂誣玄暉私侍太后。全忠令殷
等弒太后于積善宮。斬柳璨於上東門。車裂廷範
於都市。璨臨刑呼曰。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。
范氏祖禹曰。孟子曰。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。不仁
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。三代以後。盖有不仁而得
天下者。全忠是也。雖為天子數年。而不免其身。子
孫殄戮。靡有遺類。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。五

丙寅

代之際。起匹夫而為天子。或五六年。或三四年。或一二年。皆宗族夷滅。世絕不祀。亂臣賊子。曾莫懲也。書曰。惠迪吉。從逆凶。惟影響。豈不信哉。三年。梁王全忠以高季昌為荆南留後。

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



